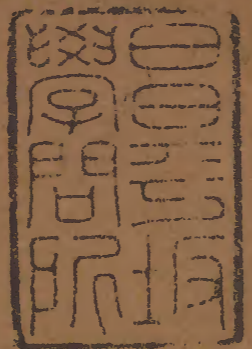


張南軒文集 序目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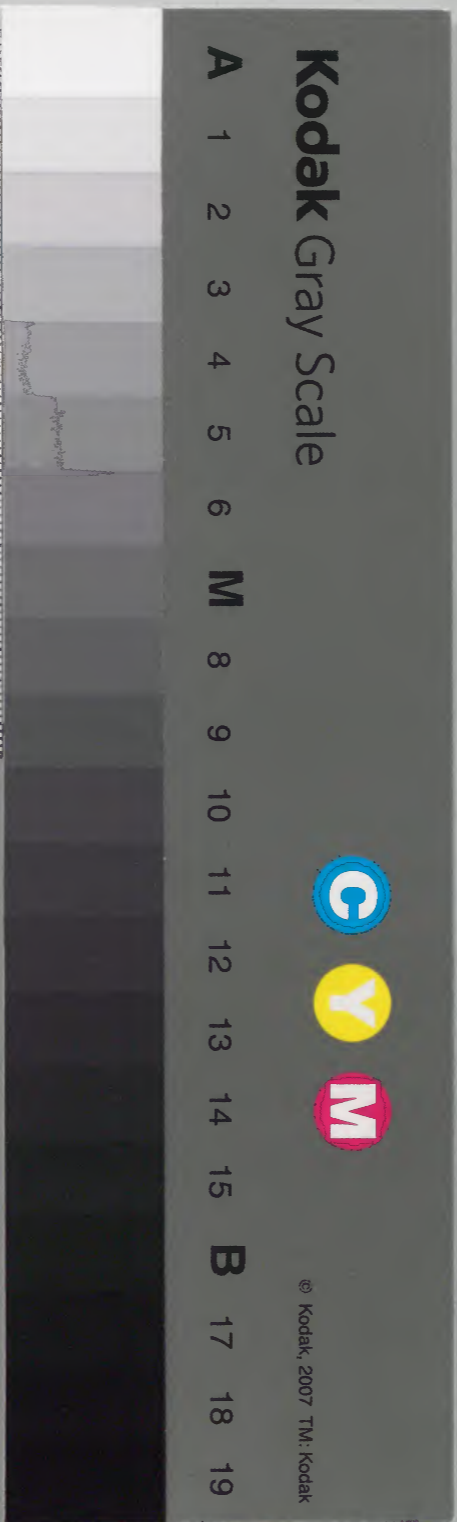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九四三九	函號
一〇	函	三架	冊
一四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九四三九
九函	冊	三架	冊

理學全

內閣文庫		漢	9439
冊數	142	(93)	
函號	299	47	



康熙四十八年新年鑄

張大中丞重訂

張南軒先生

文集

本衙纂輯儒書前經付梓
第公同好近聞坊間
翻反
正誼堂藏板

張南軒先生文集序

淺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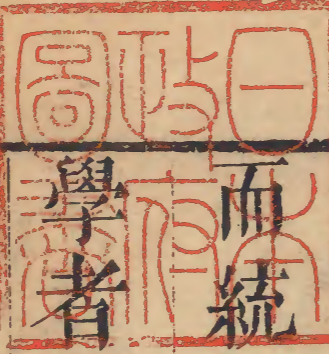
道之在天下也有一二人開之於先

而統系相承遂有知所向往以成其

學者固其人之克自振拔亦良師友

與有力焉自鄒魯既遠聖學不明異

端浸熾至宋伊洛夫子出始得其宗



於數千載之下相與講心性之微嚴
義利之辨而陷溺已深信從者寡高
者競尙頓悟多入於禪而其卑者則
不過掇拾詞章以弋聲名取爵祿習
俗移人賢者不免蓋當其爲學時而
本原早已非矣又况貴胄公子口厭

膏梁心熏勢利欲其親師取友日磨
厲於道德之林而卓然不爲流俗所
惑誠知其難也獨張南軒先生爲忠
獻公嗣子幼習庭訓已得忠孝家傳
及長師事五峯慨然以聖賢自期著
希顏錄表明已志其平日之講究心

性者蓋深契乎伊洛之遺言而上接
鄒魯之統而其所得力則尤在辨晰
義利不使有毫釐之差故胸次洒然
光明坦易純乎天理至於入侍經幄
出典名藩無非本此而措之蓋有古
大儒之學純臣之風焉且與考亭夫

子志同道合往來切磋舉凡天道之
精深聖言之奧妙德業之進脩行藏
之大義莫不有以共悉其源流而一
歸於正大朱子嘗亟稱之以爲天資
甚高聞道甚早其學問日新無窮其
議論出人意表此亦可以見先生之

不可及矣夫以先生之克自振拔而
又得良師友如是使天假之以年則
其作為文章播諸事業者夫詎可量
而享壽不永弗獲竟作聖之功惜夫
今其書具在予懼傳之不廣也因為
校選以付棗梨俾後之讀先生之書

者曉然於義利之介不可不明而嚴
辨於幾微之間以不迷於所往然後
知行交進敬義夾持實求其所為心
性者而且親師取友相與輔成德器
亦如先生之以聖賢自期焉斯道之
傳聖學之彰實嘉賴之不佞將拭目

以埃

康熙四十八年歲次己丑季秋儀封
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張南軒先生文集目錄

卷一

書

寄周子充尚書

寄周子充尚書

寄周子充尚書

答湖守薛士龍寺正

答潘端叔書

答潘叔度書

與顏主簿書

答朱元晦秘書

答朱元晦秘書

答朱元晦秘書

答朱元晦秘書

答朱元晦秘書

答朱元晦秘書

答朱元晦秘書

答朱元晦秘書

答朱元晦秘書

答朱元晦秘書

答朱元晦秘書

答朱元晦秘書

答朱元晦秘書

答朱元晦秘書

寄呂伯恭書

寄呂伯恭書

寄呂伯恭書

寄呂伯恭書

答彪德美書

答呂子約書

答呂子約書

答呂子約書

答胡伯逢書

答胡季立書

答胡季履書

答胡季履書

答胡季隨書

答胡季隨書

答胡季隨書

答胡季隨書

答胡季隨書

答胡季隨書

答胡季隨書

答胡季隨書

卷二

書

答陳擇之書

答謝夢得書

答劉炳先昆仲書

答喻郎中書

答李秘監書

答施蘄州 少路

答周允升書

答周允升書

答陳平甫書

答曾致虛書

答項秀才書

答羅孟弼書

答蕭仲秉書

答蕭仲秉書

答戚如玉書

答江文叔書

答劉宰書

答游誠之書

答游誠之書

答彭子壽書

答陸子壽書

答魏元履書

答李賢良仲書

答李季修書

答李季修書

答胡廣仲書

答胡廣仲書

答胡廣仲書

答直夫書

答舒秀才周臣

答宋教授書

答俞秀才書

答喬德瞻書

答喬德瞻書

答喬德瞻書

答潘叔昌書

答潘叔昌書

答潘叔昌書

答潘叔度書

答潘叔度書

答潘文叔書

答潘端叔書

答周穎叔書

答周穎叔書

答戚德銳書

答鄭仲禮書

答鄭仲禮書

與曾節夫撫幹

與曾節夫撫幹

與曾節夫撫幹

與曾節夫撫幹

與曾節夫撫幹

與曾節夫撫幹

與曾節夫撫幹

與曾節夫撫幹

與曾節夫撫幹

與吳晦叔書

與吳晦叔書

與吳晦叔書

與吳晦叔書

與吳晦叔書

與吳晦叔書

與吳晦叔書

卷三

序

闡範序

論語說序

洙泗言仁序

孟子講義序

孟子說序

胡子知言序

五峯集序

趙氏行實序

送張荊州序

送曾裘父序

送方耕道序

送劉圭父序

送嚴主簿序

送鍾尉序

送猶子煥炳序

卷四

記

靜江府學記

袁州學記

邵州復舊學記

郴州學記

桂陽軍學記

欽州學記

雷州學記

雷州學記

江陵府松滋縣學記

宜州學記

潭州重修嶽麓書院記

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記

永州州學周先生祠堂記

濂溪周先生祠堂記韶州

南康軍新立濂溪祠記

三先生祠記

瀏陽歸鴻閣龜山楊諫議畫像記

建寧府學游胡二公祠堂記

存齋記

弗措齋記

擴齋記

敬齋記

拙齋記

隱齋記

困齋記

敬簡堂記

仰止堂記

卷五

史論

王陵陳平周勃處呂后之事如何

賈董奏篇其間議論孰得孰失

西漢儒者名節何以不競

先武崇隱逸

黨錮諸賢得失如何

溫嶠得失

說

勿齋說

答問

答朱元晦

答朱元晦

答朱元晦

答胡季隨

卷六

題跋

題李光論馮濟劄子

通書後跋

跋遺書

跋西銘

跋三家昏喪祭禮

跋符君記上蔡語錄

跋希顏錄

題周奭所編鬼神說後

西漢蒙求跋

跋溫公黼座銘藁

題司馬文正公薦士編

題文正公條畫泂邊弓箭手藁後

跋濂溪先生帖

跋上蔡先生所述衡州秦府君誌銘

跋呂東萊與許吏部詩

跋宇文中允傳

跋陳分寧傳

跋鄭威愍事

跋范文正公帖

跋范文正公帖

跋范文正公帖

跋吳晦叔所藏伊川先生上蔡龜山帖

跋王介甫帖

跋王介甫帖

跋王介甫帖

跋東坡帖

跋東坡帖

跋蔡端明帖

跋司馬忠潔公帖

跋張侍郎帖

跋陳了翁帖

跋了翁責沈

跋李泰發帖

跋了翁與丞相隴西公書

書相公觀翰

跋尚憲帖

跋孫忠愍帖

跋尹和靖遺墨

書贈吳教授

題長沙開福寺

卷七

銘

困乎齋銘

良齋銘

敬齋銘

敦復齋銘

恕齋銘

蒙齋銘

虛舟齋銘

主一齋銘

南劍州尤溪縣學傳心閣銘

顧齋銘

讀書樓銘

葵軒石銘

筆囊銘

周奭硯璞銘

箴

主一箴

四益箴

贊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畫像贊

濂溪先生贊

明道先生贊

伊川先生贊

于湖畫像贊

書伊川先生易傳復卦義贊

觀虎丘劍池有言

墓表

欽州靈山主簿胡君墓表

教授魏元履墓表

附錄

像贊

祭文

祭文

重修張南軒先生祠堂記

嚴州三先生祠記

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一
 儀封後學張伯行重訂
 書
 寄周子充尚書
 垂諭或謂人患不知道知則無不能行此語誠未完知有
 精粗行有淺深然知常在先固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矣未
 有不知而能行者也語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是知而
 不能行者也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
 者是不知則無由能好而樂也且以孝於親一事論之自
 其粗者知有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則當行溫清定省行之

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一

儀封後學張伯行重訂

書

寄周子充尚書

垂諭或謂人患不知道知則無不能行此語誠未完知有
 精粗行有淺深然知常在先固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矣未
 有不知而能行者也語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是知而
 不能行者也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
 者是不知則無由能好而樂也且以孝於親一事論之自
 其粗者知有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則當行溫清定省行之

而又知其有進於此者則又從而行之知之進則行愈有
所施行之力則知愈有所進以至於聖人人倫之至其等
級固遠其曲折固多然亦必由是而循循可至焉耳蓋致
知力行此兩者工夫互相發也尋常與朋友講論愚意欲
其據所知者而行之行而思之庶幾所踐之實而思慮之
開明不然貪高慕遠莫能有之果何爲哉然有所謂知之
至者則其行自不能已然須致知力行工夫既到而後及
此如顏子是也彼所謂欲罷不能者知之至而自不能以
已也若學者以想象臆度或一知半解爲知道而曰知之
則無不能行是妄而已曾皙詠歸之語亦可謂見道體矣

而孟子猶以其行不掩爲狂而况下此者哉不識高明以
爲如何問及此閒相從者某邇來退縮豈敢受徒但有舊
日士子數輩時來講問亦不過以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
方語之耳所謂晚輩假先儒之論以濟其私者誠如所憂
胡文定蓋嘗論此然在近日此憂爲甚是以使人言學之
難非是不告語之正恐竊聞一言半句返害事耳要亦如
玉石之易辨卽其行實夫豈惻疑虛喝可掩哉文定所論
甚詳備在文集中曾見之否

寄周子充尚書

重論近世學者徇名忘實之病此實區區所憂者俱因學

者狗名忘實而遂謂學之不必講大似因噎廢食耳後世盜儒爲害者多矣因夫盜儒之多而遂謂儒之不可爲可乎熙寧以來人才頓衰於前正以王介甫作壞之故介甫之學乃是祖虛無而害實用者伊洛諸君子蓋欲深救茲弊也所謂聖人誨人有先後學者進德有次第此言誠是也然所謂先後次第要須講明譬如適遠豈可不知路之所從不然只是冥行而已至如所謂不可以聖賢自期者則非所聞大抵學者當以聖賢爲準而所進則當循行序亦如致遠者以漸而至也若志不先立即爲自棄尚何所進哉所欲言者要須而盡

寄周子充尚書

垂諭子澄所疑且云禪初不知其得失不欲隨衆詆之伊川未窺其闢奧不敢以言語稱道足見君子所存之忠信也第以某愚見所謂不知其得失者要當窮究其得失果何如未窺其闢奧者當窮究其闢奧果何如講論問辨深思熟慮必使其是非淺深了然於胸次此乃致知之要入德之方豈可含糊閃避而已也每竊敬歎下風故所懷亦不復敢隱有以見教是所望也

答湖守薛上龍寺正

論及學校之事此爲政之所當先也湖學安定先生經始

當時作成人亦可謂盛矣聞欲招陳君舉來學中此固善但欲因程文而誘之讀書則義未正今日一種士子將先覺言語耳剽口誦用爲進取之資轉趨於薄此極害事若曰於程文之外明義利之分教導涵養使漸知趨嚮則善也

答潘端叔

大抵讀經書須平心易氣涵泳其間若意思稍過當亦自失却正理要切處乃在持敬若專一工夫積累多自然體察有力只靠言語上苦思未是也事親之心至親至切古人謂起敬起孝更須深體而用力焉

答潘叔度

所論讀書平易則簡略放過稍思則似做時文固當如此省察但所貴於平易者謂平心易氣優游玩味其旨正非簡畧放過也若夫家庭閒事於己見有阻礙其間曲折萬端乃是進修深切處大要返求吾身而已矣

與顏主簿

竊觀左右論程氏王氏之學有兼與而混爲一之意此則非所敢聞也學者審其是而已王氏之說皆出於私意之鑿而其高談性命特竊取釋氏之近似者而已夫竊取釋老之似而濟之以私意之鑿故其橫流蠹壞士心以亂國

事學者當講論明辨而不屑焉可也今其於二程子所學不翅霄壤之異白黑之分乃欲比而同之不亦異乎願深明義利之判及求諸心當有不待愚言之辨者惟深察焉

答朱元晦秘書

示及諸君操舍出入之說呂子約所論病痛頗多後二說亦頗得之然其間似未子細按孟子此章首以牛山之木爲喻又以夜氣爲說而引孔子之言爲證以明人之不可不操而存也心本無出入然操之則在此舍之則不在焉方其操而存也謂之入可也本在內也及其舍而亡也謂之出可也非心出在外蓋不見乎此也無時者言其乍入乍出非入則出也

莫知其所止也此大槩言人之心是如此然其操之則有者是亦可見心初未嘗有出入也然則學者其可不以主一爲務乎呂子約之說既誤以乍存乍亡爲感之用而後說如謂心之本體不可以存亡言此語亦未盡存亡相對雖因操舍而云然方其存時則心之本體固在此非又於此外別尋本體也子約又謂當其存時未能察識而已遷動是則存是一心察識又是一心以此一心察彼一心不亦膠擾支離乎但操之則存操之之久且熟則天理寢明而心可得而盡矣

答朱元晦秘書

共父相處二年心事儘可說見識但覺日勝一日亦不易
得作別殊使人關情也君臣之義要須自盡積其誠意庶
幾感通是閒若有一絲毫未盡則誠意已分烏能有動乎
孟氏敬王之義所當深體也所寄諸說亦畧觀大槩林擇
之思慮甚親可重可重鄙意有欲言者不敢隱容後便一
一寫去共講論也近來此閒相識却是廣仲晦叔甚進德
美已入書院生徒十五六人但肯專意此事者極難得耳

答朱元晦

日自省中歸卽閉關溫繹舊學向來所見偏處亦漸有覺
但絕少講論之益無日不奉懷耳西銘近日常讀理一分

殊之指龜山後書終未之得蓋斯銘之作政爲學者私勝
之流昧失天理之本然故推明理一以極其用而其分之
殊自不可亂蓋如以民爲同胞謂尊高年爲老其老慈孤
弱爲幼其幼是推其理一而其分固自在也故曰分立而
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龜山以無事乎推爲理
一引聖人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爲說恐未知西銘推理一
之指也閻範之說極佳卽以語伯恭矣只如此讀過誠可
戒也伯恭近來儘好說話於蘇氏父子亦甚知其非向來
見渠亦非助蘇氏但習熟元祐閒一等長厚之論未肯誦
言排之耳今亦頗知此爲病痛矣孟子答公都子一章要

張南軒集 卷之一 六 正誼堂
須如此方為聖賢作用此意某見得但力量培植未到要
不敢不勉耳此話到此尤覺難說邪論甚熾人心消蕩一
至於此每思之不遑寢食也奈何奈何

答朱元晦

祈請竟出疆顛倒絆悖極有可憂某月初卽求去蓋會慶
在近不忍見大使之至也自惟誠意不充無以感動且當
歸去勉求其在已者今日大患是不悅儒學爭馳乎功利
之末而以先王嚴恭寅畏事天保民之心為迂濶遲鈍之
說向來對時亦嘗論及此上聰明所恨無人朝夕講道至
理以開廣聖心此實今日興衰之本也吾曹拙見誠不過

此來書以為未有孟子手段且循此途輒為少悔吝是也
但孟子亦何嘗外此意特其發用變化別耳知言自去年
來看多有所疑來示亦多所同者而其開開益鄙見處甚
多亦有來示未及者見一一寫俟後便方得上呈更煩一
往復庶幾粗定甚恨當時刊得太早耳

答朱元晦

某邇來思慮只覺向來所講之偏惕然內懼不敢不勉每
得來書益我厚矣蓋諸君子往往因有所見便自處高執
之固後來精義更不可入故未免有病若二先生其猶一
氣之周流乎何其理之該而不偏辭之平而有味也讀遺

張南軒集 卷之一 七 正誼堂
書易傳它書真難讀也

答朱元晦

某黽勉所職無補是懼目前幸歲稔盜息人情相安但環視一路可爲寒心者多亦切考究以其大者控陳矣伯恭相聚計講論彼此之益甚多恨不得從容於中也寄示學者講論一紙所論萬物皆備一段意亦近裏大抵不能反身則自不與已相干它人飽食何與已事反身而至於誠則樂莫大矣誠則實能有之也

答朱元晦

商量處程先生之說雖少然總領畧具矣本路新漕詹君儀之體仁豈弟愛民凡事可以商量又趨向正孜孜以講學爲事時過細論殊慰孤寂

答朱元晦

語說薦荷指諭極爲開警近又刪改一過續寫去求教私心甚欲一相會若得至長沙當有可議耳伯恭旣已轉對恐當爲去就計近見臺臣論程學云云如伯恭在彼尤不應愒然也石子重向來聞在三衢辭召命甚善今聞已到闕未知所言何如 其他大抵非遠書可達也學舍已成方敢請諸邑有行義士人入其中爲表率嶺外風俗尤弊雖未易遽正然不敢不開端示漸如喪祭婚姻間亦頗有

肯革者理義存乎人心但患啓迪薰陶之未至耳

答朱元晦

論語章句精確簡嚴足以詔後學或問之書大抵固不可易之論但某意謂此書却未須出蓋極力與辯說亦不能得盡只使之誦味章句節節有得則去取之意與諸家之偏當自能見之不然却恐使之輕易趨薄耳

答朱元晦

共父一病遽至薨逝聞問慟哭傷痛奈何積望至此亦殊未易時多艱虞喪此柱石深爲天下痛惜之不但朋友相與之私情想同此心也奈何奈何其家事今如何嗣子頗

能立否凡事相悉倚賴賢者當亦不惜力也葬事在幾時有定耶某義當往哭適此拘攣今且專价去俟到武昌更再遣往臨書涕零不勝情也

答朱元晦

某自附陳明仲書後一向乏便嗣音惟是懷仰未嘗忘也秋涼行大江所至遊歷山川復多濡滯今方欲次鄂渚更數日可解舟舟中無事却頗得讀論語易傳遺書極覺向來偏處取所解孟子觀之段段不可意義之難精正當深培其本耳修改得養氣說數段舊說畧無存者得所寄助長之論甚合鄙意俟到長沙錄去求教會子之說伊川法

則之語深有語於此看得道字極分明也知言疑義開發尤多亦有數處當更往復及後來旋看出者併俟後便此論誠不可示它人然吾曹却得此反復尋究甚有益不是指摘前輩也上蔡語解偏處甚多大有害事處益知求道之難也

答朱元晦

幸安職守今年雨暘以時可望一稔盜賊頗戢刑罰亦省獨兵戈閒弊病非一掇其尤者列聞它不遑卹也兄近來爲况何如教令旣孚當益無事且須爲少留否相從今後有何人須得暇議論某此閒但有長沙梁仁伯秀才在此

資質亦頗淳篤近有澧州教授傅夢泉來相見乃是陸子靜上足其人亦剛介有立但所談學多類揚眉瞬目之機子靜此病曾磨切之否亦殊可懼

答朱元晦

梁仁伯主簿偕來者日夕得暇卽講論近頗長進偶以其祖母病復歸殊覺落莫子澄有新功否甚恨未識之伯恭聞復喪偶多難如此可念可念有澧州教授傅夢泉者資稟剛介亦殊有志但久從陸子靜守其師說甚力此人若肯聽人平章他日恐有可望也

答朱元晦

少懇比對郡學開一城門正直江湖舊有門曰恩波在近處久塞今移於此緣舊學出門即牆面今焉開闢氣象甚佳因為樓於上登覽遂為一郡之冠以曲江樓名之蓋張曲江來為長史時有登江陵郡城南樓詩故用以名欲求尊兄為記幸不惜落筆以為此邦形勢之重樓之下即是白水河河之外即大湖濼濼之外即荆江如高沙湖之類皆在指顧以至峽州諸山亦隱隱見於雲水之外也

答朱元晦

伯恭近遣人送藥與之未回渠愛弊精神於閑文字中徒自損何益如編文海何補於治道何補於後學徒使精力困於翻閱亦可憐耳承當編此文字亦非所以承君德今病既退當專意存養此非特是養病之方也

寄呂伯恭

某讀書先廬粗安晨夕顧存養省察之功固當並進然存養是本覺向來工夫不進蓋為存養處不深厚存養處欠故省察少也方於閒暇不敢不勉但良朋在遠每誦一日不可無候無可之言未嘗不引領東望也所示讀書次第皆著實蓄德喪志之分誠不可不察易傳所謂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此語極緊要近來讀諸先生說話惟覺二程先生完全精粹愈看愈無窮不可不詳味也來教有云平時

徒恃資質工夫悠悠殊不精切此可見體察之功某每思
 尊兄於尋常人病痛往往皆無之此在資質固為美然在
 學問不可不防有病他人所有病痛却不干學問事若只
 坐在此上却恐頹墮少精神惟析夫義理之微而致察於
 物情之細每存正大之體尤防已意之偏好事上一毫才
 過便是私意如
要救正此人盡吾誠意以告之從與不從固不
 可必也若必欲救正得便有偏推此類可見擴而充之
 則幸甚幸甚相從諸人多長進者否有書來者各隨其說
 以鄙見答之矣薛士龍及陸徐薛叔似諸君比恨未及識
 士龍正欲詳聞其為人但所舉兩說甚偏恐如此執害事
 事功固有所當為若曰喜事功則喜字上煞有病元晦數

通書講論比舊尤好語孟精義有益學者序引中所疑會
 與商確否但仁義中正之論終執舊說濂溪自得處渾全
 誠為二先生發源所自然元晦持其說句句而論字字而
 解故未免反流於牽強而亦非濂溪本意也觀二先生遺
 書中與學者講論多矣若西銘則再四言之至太極圖則
 未嘗拈出此意恐更當研究也此間士子資質好有意於
 學者亦四五人每教以著實於主一上進步耳晦叔已兩
 來相見非久欲遷城居嶽下相識如胡廣仲伯逢亦留意
 但向來多是想像懸度殊少工夫故病痛多不精進亦數
 有書往來也孟子解雖已寫出其間毛病改綴不停正如

春草旋剗旋有且欲自家體當遽敢傳諸人見錄一本他時欲奉寄求益也仁說所題數段極有開警別紙奉報并後來改正處亦錄去祭儀向來元晦寄本頗詳亦有幾事凝後再改來往往已正今錄去但墓祭一段鄙意終不安尋常到山間只是頓顙哭洒掃而已時祭只用二分二至有此不同耳家閒方謀建家廟異時廟成定祭禮庶幾正當伯恭所考因來却幸見寄也它懷非遠書所可盡有便不惜寄音

寄呂伯恭

自歸抵此亦既半歲省過矯偏但覺平日以爲細故粗迹者乃是深失銷磨雖庶幾兢兢焉惟恐乘閒之竊發耳深味論語一書聖人所以教人與學者所當用力者蓋可以見著實務本乃爲至要才不帖帖地便使有外之心也來書所自察向來之病其閒有云以私爲公以情爲性者可見察之之精更宜深勉於篤敬之功也向來每見衣冠不整舉止或草草此恐亦不可作小病看古人衣冠容止之閒不是要作意矜持只是循它天則合如是爲尋常因循怠弛故須著勉強自持外之不肅而謂能敬於內可乎此恐高明所自知但不可以爲小病耳語學者躡等之病鄙懷近來正謂如此敢不深思而謹之也今世學者慕高遠

而忽卑近之病爲多此閒有肯來講論者今殊不敢泛告想渠輩聽某以前說話覺得有滋味今却鈍悶若信得及却可與講習也其言也初之說誠然彼中諸人如何今次寄來問目却覺于約會思量雖是泛然且須令思量要是須從此過耳此亦是自已見得曾如此也元晦仁說後來看得渠說愛之理之意却好繼而再得渠書只拈此三字却有精神但前來所寄言語閒終多病兼渠看得某意思亦老草後所答今錄呈但渠議論商確閒終是有意思過處早晚亦欲更力言之

寄昌伯恭

某前月半閒積寒成疾勢極危諸事亦已處置順聽之耳一夕氣復諸證盡退蓋服熱劑灼艾之力今幸已復常病中念平日頗恃差壯嗜欲少故飲食起居多不戒生冷不避風寒此亦是自輕觀鄉黨中聖人衛生之嚴豈是自私蓋理合如是耳尋常忽畧亦是豪氣中病痛也每得來書未嘗無所開警所謂威儀辭氣閒豈特兄所當勉某日從事於此而每恐其不逮也曾子所以告孟敬子者最爲親切每覺上蔡所解語錄中猶似未精穩此要須自家子細下工夫耳某自覺向來於沉潛處少工夫故本領尚未完一二年來頗專於敬字上勉力愈覺周子主靜之意爲有

味程子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此意須深體之也氣質居處之說甚善當深察之不敢虛來意此間士子目今亦有向方者但看長遠如何文字小小開解誠不濟事看實肯做工夫者乃有可望耳去年聞從學者甚衆某殊謂未然若是爲舉業而來先懷利心豈有就利上誘得就義之理今已謝遣甚幸但舊已嘗謝遣後來何爲復集今次須是執得定斷得分明不然猶有絲毫牽滯恐復因循於它日也亦非特此事大抵覺得老兄平日似於果斷有所未足時有牽滯流於姑息之弊雖是過於厚傷於慈爲君子之過然在它人視我則觀過

可以知仁在我自檢點則終是偏處仁義之道常相須要之義不足則所謂仁者亦失其正矣又如論朱元晦出處亦似未安周之則可愛謂不使飢餓於土地只是來相周故可愛今乃是愛加之官寵豈有安坐於家而坐享之理元晦辭不敢當爲合義但當時說一二不同志者使之宛轉求遂已之請却似不消得如此添加耳更幸思之某舊在臨安已覺兄之病有此今復因此二事詳及推此可以槩見也如何如何

寄呂伯恭

來書所謂辭氣務令平和然實處不可回互此語盡之矣

頃見相識閒有好爲調護審細之論退而察之其實畏怯名曰憂國恐只是爲身耳故臨利害則氣攝志喪而縈於寵利則不已焉知人之難恐不可以不察也蓋直前妄發固爲不是然於所當然而不然又別爲之說恐終不免爲姦而已矣此論不須爲他人說思慮所及因來論有發於中故及之耳

答彪德美

垂論之詳再三誦之政所望於良友者但鄙意不能無疑如自滅天命固爲已私一段恐錯斷文句故失先生之意已於季立書中言之矣想必須見幸更深思平心易氣無

爲已私橫截斷庶乎其有取也知言序可謂犯不韙見教處極幸但亦恐有未解區區之意處故不得不白如云夫子未嘗指言性子思中庸首章獨一言之此蓋是設或問之辭故以或日起之然云指言則謂如天命之謂性是語言也其它說話固無非性命之奧而非若此語指而言之也故於答之之辭中引子貢之語以爲夫子之言無非天命之流行發見也意則可見矣更幸詳觀却以見教若夫辭氣不足以發則誠陋之故也來書雖援引之多愈覺泛濫大抵是舍實理而駕虛說忽下學而驟言上達掃去形而下者而自以爲在形器之表此病恐不細正某所謂雖

關釋氏而不知正隨在其中者也故無復窮理之工無復持敬之妙皆由是耳某近來反復思之不可不爲盡言惟天資慤茂必能受朋友之實攻若忽而置之曰吾所得自高妙矣則僕亦不敢進說於前也然某之見亦豈敢以爲便是哉願更講之耳

答呂子約

來書猶未免欲速逼廼之病任重道遠要須弘毅爲先循循有常勿起求獲之意乃佳理義固須玩索然求之過當反害於心涵泳栽培日以深厚則玩索處自然有力也勉之勉之平時病痛所貴求以銷磨矯揉之却不可徒自悔

恨於胷中反添一病遺書中所謂罪己責躬不可無却不可留在胷中爲悔是也希顏錄舊來所編不甚精切顏子氣象但當玩味於論語中及考究二程先生所論則庶幾得所循求矣

答呂子約

論及邇來工夫足見不輟但所謂二病若曰荒急因循則非游泳之趣若曰蹙迫寡味則非矯操之方此正當深思於主一上進步也要是常切省厲使凝斂清肅時寢多則當漸有向進不可求近功也別紙亦各答去區區固未必能深益高明加以所懷非書可究惟幸深思有以見復

答呂子約

所謂近日之病却不在急迫而懼失於因循此亦可見省察之功然此亦只是一病不失之此則失之彼矣以至於閨門之閒不過於嚴毅則過於和易交游之際厚者不失於玩則失於過紛紛擾擾滅於東而生於西要須本源上用工其道固莫如敬若如敬字有進步則弊當漸可減矣楊龜山所舉富公崇深之說固爲有益於學者然特拈出此二字却似未穩更幸思之侍旁雜務於職所當任豈容少有厭煩忽細之意惟主敬以立本而事事必察焉學之要也

答胡伯逢

中庸解錄未畢今先寫三段去大綱規摹如此也未知如何垂論性善之說詳程子之言謂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繼之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但請詳味此語意自可見大抵性固難言而性善可得而名之此孟子之言所以爲有根底也但所謂善者要人能名之耳若曰難言而遂不可言曰不容說而遂不可說却恐渺茫而無所止也知言之說究極精微固是要發明向上事第恐未免有弊不若程子之言爲完全的確也某所恨在先生門闌之日甚少茲

張南軒集 卷之一 六 正誼堂
焉不得以所疑從容質扣於前追悵何極然吾曹往返論
辯不為苟同尚先生平日之志哉熱甚近郊已復覺旱彼
中何如更幾以遠業自重

答胡季立

垂諭足見講學之勤至所願幸某愚惟不敢不深潛其思
時有所見亦未必是也惟願與朋友共論焉夫天命之全
體流行無閒貫乎古今通乎萬物者也衆人自昧之而是
理也何嘗有閒斷聖人盡之而非有所增益也未應不
是先已應不是後立則俱立達則俱達蓋公天下之理非
有我之得私此仁之道所以為大而命之理所以為微也

若釋氏之見則以為萬法皆吾心所造皆自吾心生者是
昧夫太極本然之全體而返為自利自私天命不流通也
故其所謂心者是亦人心而已而非識道心者也知言所
謂自滅天命固為己私蓋謂是也若何所斷句則不成文
義失先生意矣更幸思之却以見教

答胡季履

承諭觀史工夫要當攷其治亂興壞之所以然察其人之
是非邪正至於幾微節目與夫疑似取舍之閒尤當三復
也若以博聞見助文辭抑末矣此閒士子輩觀通鑑嘗令
先將逐代大節目會聚始末而觀之頗有意味如高祖入

關滅項誅功臣之類皆作一門備其源流此亦編得有次第方欲取前輩議論之精者入於其間也

答胡季履

所論讀書欲自博而趨約此固前人規摹其序固當爾但旁觀博取之時須常存趨約之意庶不至溺心又博與雜相似而不同不可不察也有所發明毋惜示教

答胡季隨

辱惠書審聞侍奉平達武林履候勝福極以為慰諭及日讀二程先生遺書甚善要當平心易氣優游涵泳所讀其閒談性命處讀之愈勤探義愈晦無恠其然若只靠言語

上求解則未是須玩味其旨於吾動靜之中體之久久自別也歸來所作洙泗言仁序主一箴錄去所要詩亦寫在別紙彼中過從謂誰歲月易邁人心易危華盛之地奪志者多惟敬自勉以承先世之業更祝厚愛所見所疑便中不惜頻示還轅當在何時耶

答胡季隨

錄示序文三復足見所志雖然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善學者志必在乎聖人而行無忽於卑近不為驚恠恍惚之見而不舍乎深潛縝密之功伊洛先覺謂學聖人當以顏子為準的誠明訓也德門令質惟益勉之

答胡季隨

元晦所編遺意只是裒聚逐家所編全入之都無所刪也其間傳錄失指者固有之正要學者玩味耳若便刪去却殊無意味也得此等文字且當服膺沉浸其閒未宜以己意直斷輕議也

答胡季隨

所論二先生遺書其閒固有傳寫失真者向來龜山欲刪正而迄未下筆要須究極精微無所憾者乃可任此未容輕議也今元晦所集皆存元本在學者亦好玩味其閒真偽在我玩味之久自識別之耳所謂未容輕議者非是爲

尊讓前輩蓋理未易明不應乘快便據目前斷殺須是潛心若果下工夫方覺其未易也只據前人所辨亦須自家胸中自見得精神乃可不然亦只是隨人後贊歎而已某頃年編希顏錄如莊子等諸書所載顏子事多削去先生以書抵某云其他諸說亦須玩味於未精當中求精當不可便容易指以爲非而削之也此事是終身事天地日月長久今十有二年矣愈覺斯言之有味願吾友深體之它希篤沉潛之功以輕易爲戒勉茂遠圖厚自愛

答胡季隨

論及曰閱致堂史論甚善秦漢以來學道不明士之見於

事業者固多可憾然其間豈無嘉言善行與一事之得者乎要當以致遠自期而於人則一善之不廢是乃擴弘恕之方而爲聚德之要也正惟勉之名臣言行錄未有別本可寄得之卽附往但此書編得未精細元晦正欲更改定耳

答胡季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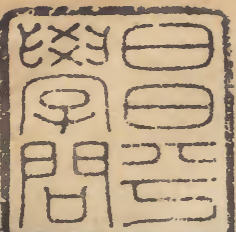
季隨邇來下工如何聞時往見晦叔甚有講論否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要須深惟尚綱之義鞭撻儘覺有味也

答胡季隨

邇來玩繹想自不廢有可見告者否若入浙因一見伯恭甚善近來士子肯向學者亦時有之但實作工夫耐久者極難得也且是要鞭撻向裏如此下工方自覺病痛多耳

答胡季隨

垂論浩然之氣工夫正在集義當於慊餒處驗之集義以敬爲主孟子此一段雖不說著敬字勿忘勿助長是乃敬之道也



張南軒文集卷之一終

